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6.06.022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接受^①

彭石玉^{1,2}

(1.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87; 2. 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美国作家霍桑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活动始于20世纪初, 现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通过分析霍桑文学作品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以及短篇小说从1913年至1949年在中国的译介, 论述霍桑文学作品在译介过程中文学性的接受与隐匿, 探索霍桑作品在中国被选择性接受的实质缘由, 展示出中国读者最早对于霍桑作品理解的多面性和矛盾性。

关键词: 霍桑; 多面性; 矛盾性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6)06-0127-06

Early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in China

PENG Shi-yu^{1,2}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87,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the translation of American writer Hawthorne's works beg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by far, it has been carried on for over one hundred years. Based on Hawthorne's literary works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and the translations of his short stories from 1913 to 1949 in China,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reception and hiddenness of literariness in translating Hawthorne's literary works, explores the reason why Hawthorne's works have been selectively accepted, and presents the Chinese readers' multi-faceted and contradictory understanding of Hawthorne's works in the earliest time.

Key words: Hawthorne; multi-faceted; contradictory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也是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据现有资料查证,我国对于霍桑的介绍始于孙毓修(1871-1923),他1913年在《小说月报》上刊发文章《欧美小说丛谈:霍桑》^①。随后1915年《礼拜六》周刊第7期刊登了瘦鹃(即周瘦鹃1895-1968)翻译的哀情小说《帷影》^②,其中署名原著作者为(美)南山尼尔霍桑,这是对霍桑作品的最早译介,从而拉开了霍桑文学作品中译的序幕。1916年至1949年期间,霍桑长篇小说的中文翻译

① 收稿日期:2016-03-13

基金项目:2014年全国外语教学科研重点项目(HB-0011-A);湖北省省属高校重点学科建设专项项目;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研究项目(HB-0011-A)

作者简介:彭石玉(1967-),男,湖南永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与文化研究。

① 1913年9月,孙毓修在《小说月报》第5号的“说林”栏目上刊发文章《欧美小说丛谈:霍桑》。

② 英文名称为:The White Old Maid, 现译名为“裹寿衣的老小姐”

仅限于其代表作《红字》,其他译作全部为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论文期望根据霍桑儿童文学作品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以及其短篇小说从 1913 年至 1949 年在中国译介的情况,厘清国人接受和解读霍桑文学作品的过程,探讨中国对霍桑作品的早期译介与接受。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即《神奇之书》^①改编自 6 个经典希腊神话故事,即:*The Gorgon's Head*(现译《女妖戈耳工的首级》)、*The Paradise of Children*(现译《儿童乐园》)、*The Miraculous Pitcher*(现译《奇妙之罐》)、*The Golden Touch*(现译《点金术》)、*The Three Golden Apples*(现译《三个金苹果》)和 *The Chimera*(现译《喀迈拉》)。霍桑在每一个神话故事开始前都有一篇引言,结束后都有一篇后序。这些引言和后序的内容相似,都是为了以讲故事的方式很自然地引出下一篇神话故事,这就很类似于《一千零一夜》故事讲述的套盒结构。全书中 6 个引言和 6 个后序合起来的文字数量与 6 个童话故事数量相当。霍桑这本《神奇之书》在早期中国的介绍过程如表 1。

表 1 《神奇之书》在早期中国的介绍过程

序号	书名	出版时间	作者	译(注)者	出版社	备注
(1)	古史钩奇录	1913 年	Nathaniel Hawthorne	周越然注释	商务印书馆	1913 年的版本是最早出现的有中文注释的英文版。现在可查的有 1917 年的版本,1923 年的第 8 版,1930 年的第 13 版,1935 年国难后第 3 版。
(2)	古史钩奇录	1923 年	(美)威廉·霍桑著	徐培仁译	启明书局	1923 年的版本删去了每一个故事的前言和后序,没有霍桑介绍。1937 年和 1948 年的版本都有霍桑生平简介。
(3)	古史钩奇录	1932 年	原著霍桑	金傑清注释	上海世界书局	有作者霍桑传略
(4)	霍桑童话集	1933 年	(美国)霍桑著	缪天华编译	大东书局	该版本删去了每一个故事的前言和后序,没有霍桑介绍。
(5)	古史钩奇录	1933 年	Nathaniel Hawthorne 著	常文煜译注,奚识之校阅	三民图书公司	1933 年第 1 版,译文与原著全本中英文对照,一个“霍觞小传”介绍生平,一个“凡例”说明该译本用于中学生阅读。该译本在 1935 年有第 3 版,也有标示 1937 年和 1939 年的版本。

从表 1 可以看出,*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最初是作为英文学习资料被引入中国。周越然(1885 - 1946)在纪念商务印书馆 95 周年的回忆文章里提到,他在 1912 年秋天完成了这本书的中文注释^{[1]172}。该注释本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至少再版了 13 次。建国后,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再次重印这一版本。按照重版的次数而言,商务印书馆的这本带有中文注释的英文故事集的销量比较可观,被接受的程度也高。后来不少文人都曾在自己回忆性文字里提及他们阅读过该版本,如作家赵瑞蕙(1915 - 1999)就说,其高中时期就被要求阅读这本带中文注释的小说^{[2]318}。朱光潜(1897 - 1986)和夏丏尊(1886 - 1946)在谈及推荐阅读的少年读物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过该故事集^{[3]9}。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一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由徐培仁在 1923 年翻译。徐在译本前写有一个“小引”,全文如下:

提起威廉·霍桑(William. Hawthorne, 1804 - 1864)差不多是全世界的小朋友所知道的,因为他是美国的大著作家——不,是举世闻名的大著作家,实在不用在此再行介绍。他的著作所以这般受人欢迎,全在乎文笔的清丽,思想的缜密与趣味的浓厚。这本《古史钩奇录》“*A wonder Book*”便是具有上列几种特点的。欧美的儿童,确是名副其实地当作它是一本《奇书》,百读不厌了,也许吾国的小朋友尚有未曾读过此书,故特译成汉文,以飨读者。

本书包括六个故事:《魔女的头》《点金术》《孩子们的天堂》《三只金苹果》《神奇的瓶》《喷火兽》,与 *Tanglewood* 一书为姊妹篇,有连带的口气,因为这六个故事,都是在 *Tanglewood*

①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现译名《神奇之书》,也译《古史钩奇录》《奇迹之书》《霍桑故事集》等。

地方所讲的。全书所述,大抵是古代希腊罗马英雄的冒险事业,取材丰富,奇趣横生,而刻画入微之描写,尤足令吾人读后拍案叫绝;誉为西洋之西游、聊斋,亦无不当。惜译者学识浅薄,未能处处传神,致损原文之菁华,实为憾事,尚乞海内鸿儒,不吝赐教,是所至感!

作为译者,徐培仁认为霍桑的写作特点在于“文笔的清丽,思想的缜密与趣味的浓厚”,而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一书,突出表现了“趣味的浓厚”,所以“欧美的儿童,确是名副其实地当作它是一本《奇书》,百读不厌了”,也是徐培仁称这本书“为西洋之西游、聊斋”的原因。正是考虑到要突出故事书的“取材丰富,奇趣横生”,译者或是出版社做出把每一个故事的前言和后序进行删减的决定。他们认为全书中6个引言和6个后序合起来的文字数量与6个童话故事数量相当,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故事的吸引力。霍桑在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里面写下的所有引言和后序的确与故事本身的确没有什么联系,不过这些引言和后序的文字营造出了一幅幅美丽宁静的山林景致,描绘了一群快乐天真的儿童在大自然中自由开心地生活。如:

“他们出发了,此刻正是午后一两点钟的时光,从西方射来的红色的阳光,充满了这座大山谷,使它充满温柔的光线,阳光溢满了四周的山脚,好像金黄色的葡萄酒,从一只碗里溢了出来似的。”^{[4]2-3}

“我不敢告诉你他们的名字,甚至不敢给他们起别的孩子常常叫的名字,因为据我所知,作家们常常由于无意间给书中的人物起了真人的名字而惹来不少麻烦。为此,我打算把他们叫做报春花、长寿花、香蕨木、蒲公英、蓝眼睛、红花草、黑果、黄花九轮草、南瓜花、马利筋、车前子和毛茛,虽然这些名字更适用于一群天使而不是一伙人间的孩子。”^{[4]11}

徐培仁的中译本没有任何译文涉及到这些引言和后序,那么是否能够说霍桑这些文字可以被删减掉,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19世纪是西方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家以体现纯朴活泼,追求天籁为创作理念。儿童文学作品这种突显自然的追求与当时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有着必然联系。浪漫主义者强调幻想,所以他们回顾民间传说,搜索有着妖精和鬼怪的神话故事,他们认为自然本身是最美最神奇的,同时,他们将童年的天真与神秘的幻想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5]183}。

学者 Nina Baym 曾评价说《神奇之书》代表了霍桑作为浪漫主义以及小说家的最佳状态^{[6]173}。这也可以解释霍桑这部儿童故事集体现出的极其快乐有趣,充满幻想,有着浓郁生活气息等特征的缘由。通过之前的例证可以看到,霍桑在《神奇之书》中呈现了大自然的美与真,描绘了一群在自然中快乐无邪的儿童,集中体现了霍桑浪漫主义作家的写作特征。中文译本删除了每一个儿童故事前的引言和后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隐藏了霍桑儿童故事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写作特征。

通常学者认为中西儿童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主要有着民主启蒙、教育目的、浪漫思潮三支力量的推进。对于西方儿童文学而言,受到民主启蒙和浪漫思潮两种作用力影响大,从而有着唯美型的性格。中国儿童文学的确是更多受到民主启蒙和教育目的的影响,从而有着伦理型和实用型的性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受到浪漫思潮的影响,实际上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早期,浪漫主义的影响是存在的,不过很快就由模仿西方的唯美而转向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创作模式^{①[7]71-90}。这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在1923年徐培仁的删减版本出现后,在1933年,大东书局出版的缪天华译注版本为什么依然是一个删减故事前言和后序的版本。同样道理,顾均正(1902-1980)于1927年翻译《神奇之书》中的故事时,依然没有保留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每一篇故事的引言和后记。

即使是1933年出版的该故事集的中文完整版(常文煜翻译),出版社的主要目标也在于推进英语学习。中译本前有一篇题为《华英对照的意义——写给教师学生及自修者》的文章,里面很详细介绍出

① 汤锐认为几乎20世纪以前的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作都于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涌入中国来了,在这股西方浪漫之风的吹拂下,中国的新文坛上出现了“牧歌时代”的短暂复演,即西方儿童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在当时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到了传承和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超稳定的结构对于外来的东西自有非常的排斥力和同化力,所以最初摹拟欧化唯美情调的儿童文学创作很快转为有着中国传统特征的政治教育创作。

版“华英对照”英语读本的原因和必要性,同时还谈到英语学习者如何最有效使用该类型书籍的方法。在这一篇长而详细的文章后,才是一篇简短概略的《霍觴小传》。小传重点突出了霍桑生平以及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不过并没有针对作品特征的评价。

通过了解 *A Wonder Book for Children* 一书早期在中国的介绍,能够比较清楚知道,除徐培仁专门强调了霍桑作品的趣味特征,其他文本的重点在于语言学习而非作品风格的把握,也就是说明,该作品在中国的早期接受是为不同目的的群体选择性接受的。不过这种情况并不代表早期的中国读者对霍桑的写作风格缺乏关注。实际而言,从1913年霍桑被介绍到中国,国人对于其作品一方面具备选择性接受特征,另一方面还具备多元化解读特征。中国读者早期对于霍桑作品多元化解读的特征体现在1913年至1949年其短篇小说的译介,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1913年至1949年中国读者对于霍桑作品多元化解读的特征体现

序号	原著中文译名	作者名	译作名	译者名	时间/年	出处	期、页
1	裹寿衣的老小姐	(美)南山尼尔 霍桑	哀情小說:帷影	瘦鹃	1915	《礼拜六》	[第78期,22-34页]
2		(美)文豪霍桑	社会小说:塾师	半依(译)	1916	《小说大观》	[第6期,1-5页]
3	小水仙	(美)霍桑(原著)	丛译:劳苦先生	观奕	1917	《小说月报(上海1910)》	[第8卷第10期,1-3页]
4	海德格大夫的试验	霍桑(著)	说丛:返老还童	旋华(译)	1918	《小说月报(上海1910)》	[第9卷第11期,1-6页] [14卷第1期,111-116页;第2期,94-99页]
5	奇妙的牛奶罐	(美)霍桑(原著)	奇壘記	顾均正	1927	《学生杂志》	[14卷第4期,84-90页;第5期,60-67页]
6	蛇发女妖的头	(美)霍桑(原著)	女怪的頭	顾均正	1927	《学生杂志》	[第4卷第10期,78-96页]
7	儿童乐园	(美国)霍桑(著)	兒童的樂園:希臘神話	顾均正(譯)	1929	《新女性》	[第23卷第13期,3-11页]
3	小水仙	(美)霍桑(原著)	小水仙(名家小说)(附图)	编者(译述)	1929	《儿童世界(上海1922)》	[第23卷第12期,2-10页]
8	安妮的漫游	(美)霍桑(原著)	小安妮的漫游(附图)	编者(译)	1929	《儿童世界(上海1922)》	[第12期,104-119页]
8		(美)霍桑(原著)	小安妮的漫游	孙晋三(譯)	1929	《学籁》	[第8卷第4期,18-21页]
9	戴维·斯旺	霍桑氏(原著)	大卫司安	佳思(译)	1931	《希望月刊》	[第1期,56-60页]
7	儿童乐园	霍桑(著)	孩子們的樂園	伯鲁(譯)	1931	《心音》	[第2卷第8期,113-126页] [第1卷:第5期,77-81页;第7期,77-85页;第10期,67-70页]
10	拉帕齐尼的女儿	霍桑(著)	赖伯克西尼的女孩	侯朴(译)	1931	《文艺月刊》	单行本
11		(美)霍桑(著)	石榴子	奎明(译)	1931	《少年时代(上海)》	单行本
18		(美)霍桑(著)	龙齿	贺玉波(译注)	1931	启明书局	
4		(美)霍桑(著)	返老还童	傅东华(译注)	1931	北新书局	
7	儿童乐园	霍桑者(著)	孩子們的樂園(續)	伯鲁(譯)	1932	《心音》	[第2期,19-23页]
12	人面巨石	那散尼尔霍桑(原著)	大石首	萧仲乐(译)	1934	《光华年刊》	[第9期,103-108页]
9	戴维·斯旺	霍桑(原著)	登密斯文	武强农(譯)	1934	《摇篮》	[第2卷第2期,75-79页]

续表 2

序号	原著中文现译名	作者名	译作名	译者名	时间/年	出处	期、页
13	一个有志的青年来客	霍桑(著)	野心的客人	钟薇薇(译)	1935	《前途》	[第3卷第4/5期, 197-202页]
9	戴维·斯旺	霍桑(著)	著名故事: 酣睡中	梁得所(译)	1940	《明灯(上海1921)》	[第274期, 36-38页]
4	海德格大夫的试验	(美)霍桑(著)	圣水	伍光建(译)	1940	《艺风》	[第8期, 144-153页]
4	海德格大夫的试验	(美)霍桑(著)	青春之液	林祝敬(译)	1941	《小说月报(1940)》	[第15期, 88-93页]
3	小水仙	霍桑(原著)	小德夫但的勒	步同(译)	1943	《北极》	[第2卷第2期, 11-13页]
3	小水仙	N. 霍桑(著)	水仙(附圖)	允深(譯)	1943	《新儿童》	[第5卷第5期, 3-8页]
14	一个有志的青年来客	霍桑(作)	野心的来客: 可以读两次的故事	君军(译)	1946	《高原》	[第革新1卷第1期 13-17页]
9	戴维·斯旺	霍桑(作)	大卫·斯汶	君军(译)	1946	《高原》	[第革新1卷第2期, 10-12页]
15	伊桑·布兰德	(美) N. 霍桑(作)	伊萨·勃兰特(续)	许天虹(译)	1946	《少年读物》	[第2卷第6期, 34-44页]
15	伊桑·布兰德	(美) N. 霍桑(作)	伊萨·勃兰特	许天虹(译)	1946	《少年读物》	[第2卷第5期, 35-39页]
3	小水仙	霍桑(原著)	劳苦先生(未完)(附圖)		1947	《新国民画报》	[第15期, 3页; 第16期, 3页]
16	人面巨石	(美)霍桑(著)	人面岩	宗仍(译)	1948	《文潮月刊》	[第4卷第3期, 1535-1538页]
17	金羊毛	霍桑(原著)	牛首人身的怪物	曲园(翻譯)	1948	《儿童之友》	[第9期, 23-24页]

从表2可以看出,在1913年至1949年期间,霍桑短篇小说共译介18篇,其中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作共有9篇。这些儿童故事分别出自不同故事集,特别是其中5篇:《女妖戈耳工的首级》《儿童乐园》《奇妙之罐》《六粒石榴籽的故事》《龙齿》和《金羊毛》,它们分别出自霍桑两本童话集。前三篇译自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现译《神奇之书》),后两篇译自 *Tanglewood Tales* (现译《探戈尔伍德故事》)。不过这些单篇翻译发表的童话故事,依然还是删减了之前提及的每篇故事具有浪漫主义写作风格的小引和后序。从中文译本一直对于霍桑原著文学性有意或无意的隐藏与回避,可以领会到中国传统文学力量中明显的排他性。

整体来看,这些短篇小说的翻译与故事集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翻译是有所区别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这些译文关注到了原著者的写作风格。如1915年周瘦鹃首次译出霍桑的作品《帷影》,小说之前有原著者简介,其中谈到霍桑文字的简洁美^[8]。伍光建译《圣水》时,在小引里,着重突出其作品古典浪漫主义的一面^[9]。贺玉波在故事《龙齿》的翻译前言里,论述了霍桑作品的哥特体写作风格^[10]。梁得所译《酣睡中》,介绍霍桑的小说结构严整,描写细腻,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相比孙毓修最早对霍桑的介绍说:霍桑小说之才,于美为第二等作家,而其名顾反出于欧文、考伯尔之上,吾求其故,则知通俗喻情,故小说之正轨……霍桑之书,专为普通人做豆棚闲话者^[11]。这些不同的译者从各自的阅读体验来展示了霍桑的写作特色,他们的评价与孙毓修对霍桑最早的评论相比已经更为具体和详细,而且更具有专业的眼光。

一般情况下,谈及中国1949年前对于霍桑作品的接受和研究,学者往往认为当时的国人局限于作

家的生平介绍,对于文本的理解和写作风格的接受思考较少^①。其实通过对中国早期霍桑作品翻译的整理和细读,笔者以为1913年至1949年期间,霍桑作品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有着两大特征:一是不同群体的选择性接受;二是不同读者对于霍桑写作风格的多元化关注。之所以有上述的特征,首先是受限于当时中国传统文学的排他性,才有对霍桑浪漫主义写作风格的回避与隐匿;可随着西方文学在中国越来越广泛的引介,中国文学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包容性,即有着对国外作家风格不同层面的把握和解读。

简而言之,通过对霍桑作品在中国早期的译介过程分析,可以一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层层阻力,种种矛盾与犹疑;也能够探察到这一进程中传统文学逐步体现出的包容性,国人逐步开放的心态。

参考文献:

- [1] 周越然. 1897-1992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92.
- [2] 赵瑞蕙. 离乱弦歌忆旧游(文学回忆录)[M].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 [3] 朱光潜. 朱光潜谈读书[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 [4] 纳撒尼尔·霍桑. 奇迹书[M]. 纪秋山,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6.
- [5] 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6] Baym, Nina. *The Shape of Hawthorne's Career*[M]. Ithaca: Cornell UP, 1976.
- [7] 汤锐. 比较儿童文学初探[M]. 山东:明天出版社,2009.
- [8] 周瘦鹃译.《帷影》(现译名《裹寿衣的老小姐》)[J]. 礼拜六,1915(7):22-31.
- [9] 霍桑.《圣水》短篇小说集[M]. 伍光建,等,译. 上海:启明书局,1941.
- [10] 霍桑. 龙齿[M]. 贺玉波,译. 北京:北新书局,1931.
- [11] 孙毓修. 欧美小说丛谈[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16.

(责任校对 晏小敏)

^① 该观点主要参考(1)杨金才. 新中国60年霍桑研究考察与分析[J].《学海》,2011年第6期,第199-205页;(2)怀蒙. 新时期国内霍桑研究综述[J].《社科纵横》,2012年第1期,第292-293页;(3)舒奇志. 霍桑研究在中国[J].《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244-247页。